

以色列国会听证会：反对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网】近日，以色列国会举行听证会，谴责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国会副议长表示，犹太人对于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迫害有着道义上的责任。

据美国《圣地亚哥犹太人世界报》(San Diego Jewish World) 2014 年 2 月 20 日报导，以色列国会副议长默舍·费戈林 (Moshe Feiglin) 于 2 月 17 日在以色列国会自由大厅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说：“反对在中国发生的反人类罪，这是我们犹太人民的道德责任。” 费戈林在听证会上表示，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中国的劳教所，他们受到折磨，他们的器官被强行摘取。

听证会上，以色列心脏移植专家杰克伯·拉维 (Jacob Lavee) 医生曝光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拉维是 Sheba 医疗中心主任。他列举了中国医生王国齐在美国国会上做证的例子。王国齐当时负责从要被执行枪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犯人的肾、皮肤和眼角膜被摘取后，仍然活着，就被塞进一个尸体袋，最终被送进焚化炉。当时负责监督行刑的警官告诉卫兵：别浪费子弹，他不会活着的。

近两周以来，以色列社会十余家主流媒体连续报道法轮功受迫害和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话题。



国家电视台 i24 新闻采访了曾因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而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电视台主持人在节目前介绍说：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修炼方法，于 1992 年从中国传出。法轮功结合了五套优美的功法和打坐以及道德学说。但是 1999 年中共当局感到了威胁，开始迫害，把修炼人抓到劳教所里，进行“再教育”。法轮功的理念“真善忍”是“全世界所有人的道德准则”。◇



剪纸：打坐

我曾是一个癌症病人，身患乳腺癌和多种疾病，做过多次手术，满身都是刀疤，最后医生给我判了死刑，说我最多还能活 3—5 个月，只能回家等死。

那时是 1999 年初。我当时非常痛苦，很不甘心，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要死了呢？无奈之下我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咨询，很快就收到回信并建议我：炼法轮功。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法

中央电视台曾建议我炼法轮功

轮功，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从此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路。

在我开始炼功的第三天，我的身体就得到了清理，大量的鼻涕、眼泪、痰不停地流、吐，真是翻肠倒肚，吐的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开始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同炼法轮功的功友告诉我：“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说明师父管你了，是好事。”

从此我就每天到公园炼功，和功友们一起读《转法轮》这本书，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精神愉快，心情舒畅，气色也很好。认识我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一个快要死的人突然就这么好了呢？人们都问我是哪个医院医好的？吃的什么药？我如实告诉他们：“我哪个医院也没去，什么药也没吃，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大家都为我高

兴。

正在这时候，1999 年 7 月 22 日电视媒体开始铺天盖地攻击诽谤法轮功。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炼法轮功是中央电视台推荐的，它怎么就自己否定自己，出尔反尔了呢？我才炼了几个月身体就起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了呢？我非常痛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眼泪流个不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定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反映我的心声和真实情况……

到今天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因为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不法人员多次非法抓捕我、迫害我，还冤判我五年徒刑，但是曾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我依然健康地活着。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从玩世不恭到贤妻良母

【明慧网】我是个80后的女孩，从小生活在一个吵吵闹闹、打斗不休的家庭。我幼小的心灵伤痕累累，感到人生迷茫、无望。

走向堕落

在恐惧与不安中长大的我，性情暴躁，厌恶人生、厌恶这个世界。16岁那年，我离开家到青岛打工，心灵的束缚一下子解脱了，随心所欲，沾染了很多恶习，大把的花钱，为了找刺激，每天喝酒、赌博，用“玩世不恭”来形容都不够……。

清醒时，也知道我的人生不该这样走下去，很后悔堕落到这一步，可想回头又回不了，就这么醉生梦死地混着。

改邪归正 绝处逢生

不知不觉到了婚嫁年龄，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交往中，知道他的父母都修炼法轮功。那时候受中共宣传的影响，心里对法轮功很抵触，就想，结婚后一定要改变他们，不能让他们再炼。

婚后，为了保住这个婚姻，以前的恶习似乎收敛了，但想完全改掉，根本做不到，稍不如意就“旧病复发”，毒瘾还时常侵袭着我。婆家因刚买了房，经济不宽裕。我却在很短时间就把娘家陪嫁的几万元钱挥霍一空。

和公婆一起生活时日长了，观察到公婆完全不是电视、报纸宣传的那样啊，他们勤劳、善良，善待与其接触的每一个人，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感到很温暖。

我怀孕的时候，婆家经济仍不宽裕，婆婆穿的秋裤补了又补，可她千方百计地给我买好吃的，甚至买来海参给我补养身体。然而，不管他们对我怎么好，我满脑子装的

都是电视里中共对法轮功妖魔化的宣传画面，他们对我讲法轮功真相我也不相信。

正值甲型流感盛行时期，报纸刚报道一患甲型流感的产妇，生完孩子就死了。我的孩子也出生了。产后我高烧不退、双肺炎，一直住院治疗，仍不见好转，眼看着针都没处扎了，奄奄一息的我吸着氧气，看着刚出生的孩子，我觉得我已濒临死亡，好可怕……

婆婆心疼地教我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说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我依然摇头。这时，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护士走过来（后来才知道她已四十多岁了），面带微笑，我听到她温柔地说：“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你恢复健康真的有帮助。”我很吃惊，看着她，想：她怎么也这么说？难道婆婆说的是真的？法轮功是佛法？是中共在诬陷法轮功？为什么这么多年他们顶着严酷的打压始终不放弃呢？为什么……

求生的欲望让我决定听一次护士的话，把自己心里的那个法轮功放下，先诚心诚意地念念那九个字看看。于是就一遍接一遍地真诚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下午默念到晚上，念着念着我睡着了。

神奇的是，一觉醒来，我居然全身不难受了，喘气也顺畅了，危险的症状全消失了！我的身体很快康复了。我的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原来婆婆说的都是真的啊！可我还是困惑：“法轮功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我迫切想了解法轮功，焦急出院回家。回家后，我立即捧起了《转法轮》。

我一句句地看了起来。书中那

些博大、精深的内涵我第一次接触到，太好了！接下来，我感到我的身体里有东西在转，到处转动，越来越强烈。婆婆说：“是师父给你下法轮了。”这太让我惊讶了，我哭了……

多少年来无神论的禁锢、中共对大法抹黑的宣传，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从那天起，我真正地走入了大法修炼，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人，戒掉了以前种种不良习惯。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幸福。每次回娘家，我都会给爸、妈讲述大法的美好。他们看到我的变化，自然由衷地高兴。

大法挽救了我的家

就在孩子两岁多的时候，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丈夫有了外遇。婆婆先知道的。婆婆想到我也是修炼人，就没有瞒我。我和公婆一起切磋，我们互相提醒要善解冤怨。

在百忙之中，我放下水果店的生意，鼓起勇气，约了丈夫及那个女孩一起吃饭。我讲传统文化中的善恶因果，劝他们改邪归正、做个好人。谁知那个女孩说：“我们愿意一起下地狱。”我没有为其所动。

丈夫每天和那个女孩鬼混着，我心生慈悲，真心为了他们未来着想。有一天，我买了四十多元一斤的大枣去看望那个女孩，再一次和她畅谈。她被感动了，对我丈夫说：“你找了个好媳妇，你的父母太好了！”她坚决要离开我丈夫，劝她回家好好过日子，她不会再担当那种不光彩的角色。

大法使我们这个五口之家重归美满！我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

◇

东港七旬老人被迫害的事实（1）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辽宁东港七旬老人江志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获得身心健康，在九九年七月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疯狂诽谤、迫害法轮功后，讲事实真相，被绑架、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在沈阳女子监狱遭受迫害，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才回到家中。

下面是老人自述她的经历：

我叫江志秋，今年七十四岁，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修炼之前，我患有严重的类风湿、肋软骨炎、胸膜炎、慢性肠炎、脑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常年吃药，身体虚弱，精神十分痛苦。修炼法轮大法不久便是无病一身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我无法表达对伟大师父的无限感恩！

我深知法轮大法是救世救人的宇宙高德大法。因此，在九九年七月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疯狂打击迫害法轮功后，我的心毫无动摇，依然坚修大法，向广大世人讲清法轮大法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真相，揭露中共邪教栽赃污蔑法轮大法的欺世谎言，解救被谎言毒害的广大世人。

二零零六年的母亲节当天晚上，我和本市三名同修一起在市內张贴法轮大法真相标语，我和张静同修遭恶警绑架，另一位同修走脱。我和张静被拉到东港市大东公安分局（现大东公安所），被隔离非法审讯一个小时。恶警要我们讲出资料是哪里来的，走脱的那位同修是谁，我们不配合。审讯没得要的结果，当晚就把我们关进东港看守所。我在看守所被关押约五十天。东港市公安局王尚庆、崔义发、孔宪敏、王润龙以及公安局法制科的人，与丹东劳动教养委员会一起合谋给我非法劳教一年，将我押送到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迫害。我被拉到马三家劳教所强行体检，劳教所查出我血压很高、心肌缺血，拒绝收我。我被拉回东港，儿子将我接回家。

讲法轮大法真相，遭构陷绑架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我在东港市内批发市场的路边给一位老年男性讲法轮大法救人真相，被恶人构陷举报，大东公安分局多名恶警开着两辆警车，在大道上众目睽睽之下，将我绑架。我小布兜儿里装的五张光盘、两本《九评共产党》书籍（32开本，一厘米厚薄）、七个护身符都被恶警抢走。我被拉到东大公安分局非法审讯。恶警问我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光盘哪来的，我一概都不回答，我什么都不配合他们。有一名恶警打开电脑查，查完后没说什么，就把我拉到东港看守所关押。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我们一起被关押的几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反迫害，我们不配合恶人，不干劳役，每天我们只炼功，背大法师父讲法。八月初，东港看守所搬迁，当时被关押的所有女性都送到丹东看守所关押。关到这里以后，我每天还是不间断的炼功、背法。看守警察不让我炼功，我不听，我就炼，每天都炼。有一次，恶警迫害一起关押的大法弟子，我高喊“法轮大法好”，抗议非法迫害。看守所恶警气急败坏，用手铐将我两手吊起来，铐在铁窗栏杆上，两只脚尖刚着地，就这样铐了我几个小时。

北京律师为我做无罪辩护

东港市公、检、法合谋伪造事实，以强加的罪名非法开庭，给我非法判刑。我的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教人向善走正道，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知道我修“真善忍”时时处处做好人，不违反国家任何法律法规，对社会、对他人没有任何危害；知道我是被坏人诬陷，被恶党无辜迫害，不惜花钱从北京聘请正义律师为我做无罪辩护。律师会见我时，我告诉律师，修法轮大法身体健康没有病，心眼儿好、思想好，对社会和国家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我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别人，让更多的人受益，我没有错。他们抓我是非法的。律师说他看过卷宗了，公检法部门抓你、判你，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信仰自由，这是中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你没有

错，是他们执法犯法。

伪造的证据、证词、证人

八月十一日那天，我被拉到东港法院。在法庭上，东港市检察院公诉人曲红玲宣读黑材料，说我当时被抓时，我手里拎着的那个小布包（长有一尺左右，六、七寸宽）里装了三十六个光盘，还有十几本《九评共产党》书籍，加上七个护身符。我说：“这是谎言，我只带了五张光盘，两本《九评》书，几个护身符。我那个小布包根本装不下你说的那些东西！”律师要求她当庭出示我的小布包，曲红玲举起我的小布包和照片。律师看到照片上也只有五张光盘。

在开庭两周前，正义律师阅卷后就告诉我女儿，东港市检、法两院给我判刑的所谓证据、证词、证人都是伪造的。我女儿听后很难过，就去检察院找办案人曲红玲，希望她秉公执法，纠正他们的错误，别冤判七十岁的老人。曲红玲不听，还说：“共产党给我工资，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女儿当即质问她：“你强加给我母亲的‘利用×教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中，四个要素缺三个，你怎么解释？”曲红玲红着脸不回答。由此可见，曲红玲知道自己在迫害好人，在干违法的事。

东港法院与东港检察院同出一辙。他们首先将其中一名正义律师驱逐法庭门外，不让入庭辩护，只允许一名律师入庭，而且律师台上不给配麦克风，法院和检察院的人他们自己都配有麦克风。旁听的人都是他们自己的人，手机乱呼乱叫。我的家人只允许进去四、五个人，连我丈夫都不让进去旁听。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越来越多，律师们在法庭上指出：“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范畴，思想不构成犯罪；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合法；把法轮功歪曲为邪教去打击，是荒唐可笑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表示：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的意志诬判的。◇

从基本科学想到的……

原子的大小（约 1 埃米）等于一厘米的亿分之一。原子核大约只有原子直径的十万分之一（1/100000），大概相当于把一元硬币放在一个飞机场里，活动空间非常大。（插图电子、质子等都放大了无数倍）所以铀原子的 92 个电子绕着原子核转也碰不着。但如此巧妙的布局是谁安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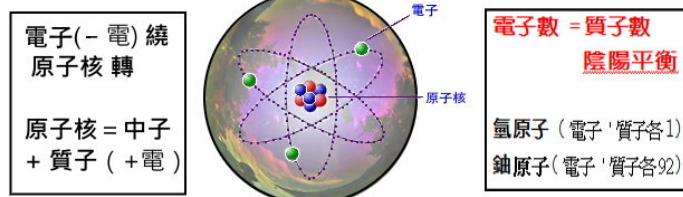
世间万物都由粒子构成，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比如，石头、土、钢铁、塑料等等都是由原子组合成其相应的分子而构成的。就像氧分子（O₂）是 2 个氧原子（O）构成，葡萄糖分子由 6 个碳原子+12 个氢原子+6 个氧原子组合而成（分子式 C₆H₁₂O₆）。不同的分子组合成细胞、结晶、化合物等等，变成我们人能够看得见的万物。

然而，那些由比分子更小的粒子所构成的物质与生命，比如神灵等等，人的眼睛就看不见了。而更小更微观的生命形式呢？

有人会说，看不见的我就不信。

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用一张网从海里捕

原子結構圖



世间万物都是由大小不同的粒子构成的，而人的眼睛只能看到由分子组合成的物体。

鱼，网眼的大小是六英寸，捞了一段时间后，他非常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说海里没有尺寸小于六英寸的鱼。你觉得他可笑吗？那么，固执地认为“人看不见神，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神”的人是不是犯了和他一样的错误？

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勒特教授，被誉为“上帝粒子”之父，但他认为：“上帝粒子很有可能不是宇宙最终粒子。”科学家赫奴克斯说：“每一个新的发现就会带来新的十个无解的问题，我们对物质的了解还很少，还有太多的未知数。”

赫奴克斯又特别指出，“恩勒特只是对宇宙中 5% 可见物质的发现，还有 25% 是暗物质，更多的 70% 是暗能量，是人目前还无法了解的。”（文/山之子）◇

“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故事

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为之感动，如今还以动画片和儿歌等形式流传着。当时在内蒙古年仅 9 岁的玉荣和 11 岁的姐姐龙梅在为生产队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两人始终追赶羊群，从中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姐妹俩整整奋斗了 20 多个小时直至晕倒在雪地里。因为严重冻伤，二人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截肢。由于她们的英勇事迹，被誉为“草原英雄小姐妹”。

可是，是谁发现救了她们呢？那时的报道说是一名铁路工人。四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做过一档访谈节目，题目是《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英雄》。该节目披露了真正的救人者。其实救命恩人是右派分子哈斯朝禄和他的儿子那仁满都拉。按照那时的逻辑，人民的敌人决不能和小英雄沾边。虽然他们救了草原英雄小姐妹宝贵的生命，但他没有资格被宣传。更可悲的是在以后的宣传中，救命恩人反被塑造成了“反革命分子”、“偷

羊贼”、“坏分子牧主”等形象。

因为党的需要，救命恩人成了“偷羊贼”。同样因为党拥有整个国家的财产，人民的生命在“集体”的财产面前，就比几头羊羔还要贱。为之而献身的人便被党树立起来，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知名和不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在水灾来临时，竟有战士们跳下去用肉体保护大堤……

其实“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里还有一个被人忽略的细节，就是为什么是两个小孩在大冬天为生产队放羊，而且走失了一天？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陈弘莘曾公开指出，实际情况是龙梅和玉荣两姐妹的父亲跑去喝酒，把羊群交由姐妹俩照看，结果造成了孩子被冻残的悲剧。这个人间悲剧却因为中共宣传的需要，摇身一变成了小姐妹在风雪中勇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迹”。

有人说，这些陈年烂谷子还提它有什么意思。其实，翻开中共的历史，谎言无处不在，受害者有两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这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方面，一是侵犯了人们的知情权，让人是非不分，做出落井下石的事；二是那些被谎言诬陷的所谓“坏分子”被无辜迫害。时至今日，对法轮功的迫害仍是如此。比如，一提法轮功，有人就想到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其实，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正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是对法轮功抹黑宣传。这种宣传掀起了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在“自焚”伪案推出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明显上升。◇